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三鈔卷十五

德淸俞樾

天才人才鬼才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按世人但傳宋景文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之說不知有此說也

詩有十勢

唐齊己風騷旨格云詩有十勢獅子返擲勢猛虎踞林勢丹鳳銜珠勢毒龍顧尾勢孤雁失羣勢洪河側掌勢龍鳳交吟勢猛虎投澗勢龍潛巨浸勢鯨吞巨海勢按

十勢之名甚奇每一勢下各引詩一聯然亦不甚可曉

律詩首句落句可失韵

國朝章大來佴陽襍錄云律詩首句失韵爲入羣孤雁落句失韵爲出羣孤雁今人祇解首何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胥字正此律

杜詩用寵光點注字

明李日華紫桃軒襍綴云杜詩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寵光點注唐時有此二語施之官職選授寵光者特恩之意點注者注授之意今本訛作點綴何

杜詩愈瘧法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杜子美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瘧法對日握棗書此十字於空中仍噏日氣一口吹棗上不換手以啖病者輒愈按杜詩愈瘧人知有子璋髑髏之句不知有此但未知驗否

杜詩漫興之誤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杜子美集有漫興五絕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興者言卽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語韻陰時夫輯韵府羣玉亦

宋入語韵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必先得其性情語言而後可得其性情語言必自其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見心從而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爲興矣首沿其誤者張孟兼也按此說冷齋夜話已發之則誤不自楊始余有山中漫與四首或猶疑漫興之誤也

太白集桃李園應作桃花園

國朝葉廷琯吹網錄云康熙末年吳門繆曰芑武子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自題云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

處善本重加校正春夜宴桃李園序繆本集首目錄作
春夜宴桃花園序卷首子目及文前標目並同序中亦
云會桃花之芳園前後四處皆作桃花不作桃李原注云唐
文粹選此序亦作桃花

韓愈直諫表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韓愈直諫表近聞七月十五日
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撥此表
韓集所無不知見於何書

施肩吾詩辟山魈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施肩吾及第游南楚楚多山魈爲

愚俗號聖者是時亦來館穀攙擾施君施君當風一詠于是屏跡詩曰山魈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爲聖者呼小鬼不須乖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按詩不佳正堪嚇鬼耳伍家奴事未詳

項斯詩不足觀

宋無名氏道山淸話云余少時常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按到處逢人說項斯一語至今猶膾炙人口不謂宋時有此一段議論

高粱柳范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宋初文士稱高粱柳范謂高錫粱周翰柳開范杲也在劉楊之前而人多不知按宋史粱周翰傳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粱柳范之稱則皆名見正史者

滕元發陳情表

宋王銍四六話云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又中飛語再謫

知鄧州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京師託撰陳情表先子
爲公草之自注云先子爲滕作陳情表手簡尚在今誤
印在東坡市本文內按今東坡集有代滕甫辨謗乞郡
狀以兩文校之則從離去左右十有餘年以後非敢别
有僥求更思錄用以前三百數十字絕不相同疑此文
乃王銍之父名莘者原本而東坡改爲之故載入坡集
耳讀其文自以坡改者爲勝

東坡和梅宛陵詩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陳晉州士業云陸務觀梅宛
陵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

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

蜀音押韻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爲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乃知瀘州閒謂笛爲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按余於續鈔十四載閩音押韻事今又記此然則顧亭林謂毛詩有以方音協韻者如小戎之驂與中七月之陰與沖公劉之飲與宗等類亦

未始無見也
老學庵筆記又云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韵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萋謂經爲稽余謂此皆雙聲也
押於字韵
宋蘇籀欒城遺言云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韵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韵又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按於字韵固不易押東坡獨廖有妙理賦古者晤語必旅之於雖用經語亦殊未順此字除爲於地名自於山

名及太元經白舌於於孔北海書之畢杯相於外竟無可押或用林於字然今韵又自有楘字楘於宏作絲叒矣

梅花詩忌

宋周密齊東野語載王照堂梅品有花憎疾十四條內一條云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又有花屈辱十二條內有一條云與麤婢命名按此條亦人所易犯宜共戒之

七字對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東坡出牧錢唐道由毘陵之洛

祉孫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詢所學
方爲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隨聲應
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歎賞後果爲斯文之主盟
按此知課小兒屬對古人固有此法也
新志又云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仲益以辛
酉生是年八歲矣
宋謝伋四六談麈云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

桂銘

明張岱瑯嬛文集有桂銘鈔自序云昔人未有以桂對
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有以桂對刻之文集者刻

之自余刻文長之逸稿始鴻寶倪太史桂對有妙過文長者而不及文長之多則余之學文長而不及者又何取乎其多邪按今人刻楹聯入集中此其濫觴然但知爲楹聯莫知爲柱銘矣

甲賦

國朝周中孚鄭堂札記云唐人稱應試之賦爲甲賦蓋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以別於居恆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即爲甲賦不得不作聲病文也

屏風兒

宋周必大玉堂雜記云內制名色不一僟直時或未詳

其體式故凡詞頭之下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殆謂是邪

一言至十五言詩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杜先生光庭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可謂大製紀道德云道德清虛元默生帝先爲聖則聽之不聞摶之不得至德本無爲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乾坤品物信充仞乎東西南北三皇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以心體之者爲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爲萬夫之特有

皓齒青娥者爲伐命之斧蘊奇謀廣智者爲盜國之賊
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淸靜自化曾未若皐陶邁種兮溫
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淸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
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于道德也无以淸
甯豈不聞乎道德于天地也有踰繩墨語不云乎仲尼
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
于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喪歎浮沈風驅
寒暑川注光陰始銜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
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
雁足悽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囚兮

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絕聖鞱賢飱芝餌朮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鵩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峩峩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爲乎冒進貪名踐危塗與傾輈胡爲乎護權恃寵顧華飾與彫簪我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无爲師範吾所以思去奢滅慾保道德爲規箴不能勞神傚蘇子張生兮干時而縱辯不能勞神傚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披趙甌北陔餘叢考言古今詩體至十一言而止不知有此二篇也然此二篇實亦不佳多用虛字襯貼雖至二十餘言亦

復何難

元旦除夕詩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薛岡字千仞鄞人有天爵堂集李杲堂云千仞年八十集其平生元旦除夕詩爲一卷起萬歷庚辰至崇禎庚辰身爲太平詞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

韓莊敏論舉業

宋無名氏道山淸話云韓莊敏一日來子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姪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

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按日知錄云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又云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今觀道山清話則知宋時所謂程文其始本是家塾程課之文後以取中士子所作爲程文後又以考試官所作爲程文非其初矣

嘗謂今大

元倪士毅作義要訣云舊義多用嘗謂二字作原題起

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按此知今時文起講用嘗謂今夫字乃宋元經義舊格也

守口加餅二語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富鄭公有守口如缾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不知本出何經

芝草無根二語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幕中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之耳予後得虞翻集果如公言按此語至今猶熟

於人口然莫能詳其所出也

景炎詔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景炎末造狽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者有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嘗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何人筆也按海上崎嶇尚掉弄文墨可笑亦可憫矣

戚少保詩集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戚繼光字元敬撰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論者比之孫吳韓白軍中有暇輒與文

士接席賦詩集名止止稿曰愚愚居曰夢夢是亦好奇矣

七人聯句詩記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楊君謙循吉七人聯句詩記爲夜雨詩其二十一韻記中並七人敘坐之次亦詳書之而復列一圖於後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爲主人坐侯公繩下一展帖閱當日情景宛然在面六人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詩買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黃徽字季美杭州人爲閨
賈沈翁贅壻繼其業有𣪍音集何侍郎稱孝爲作詩賈
傳其略曰唐人以詩名桑門閨秀皆進乎技賈人缺焉
季美詩不妨賈賈不揜詩遂無前人其賞譽如此
又按靜志居詩話云明以賈客而稱詩者衆矣君歙州
之鄭作程誥龍游之童珮皆賈也然鄭程皆受學於李
空同童執經於歸太僕則不得以賈人目之
畢著詩不應入　國朝詩選
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沈歸愚選　國朝詩別裁
純皇帝命內廷詞臣刪定然如閨秀畢著紀事詩

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戰死故詩有薊邱語非死流寇難也當其時海宇未一不妨屬辭憤激歸愚選入已失檢點內廷諸公仍其紕繆此與商輅續綱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爲賊兵同一笑柄

南國俞氏文錄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譜諜類有南國俞氏文錄不注冊數不知何地何人也因涉吾宗故記此俟考

德清盧政議詩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粱買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

不知誰作見施愈判德權云乃德淸人法源之祖盧政
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擣砧聲裏雁南飛野
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按此公吾鄉人也今
無知者故識於此當檢邑志

張文端代王文簡作詩

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襍錄云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
於當時洊沈粉署張文端公英時値南書房代爲延譽
仁皇帝召入面試漁洋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
小臣乍覩天顏戰慄不能成一字文端代作詩
草撮爲墨丸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因改官詞林得至

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作曳白人矣按此事未知信否

王阮亭三綠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王阮亭詞有春水平颿綠夢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煙水綠鄒程村曰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不當稱三綠耶

金毛獅子賦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婁東王氏以緱山先生爲最少時歲試褋一梵語學使震其名不敢遽第下等覆試題出今茅塞子之心句先生戲聽爲作金毛獅子賦一篇

詞甚藻麗時年十四耳天才也

袁子才江賦

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襍錄云黃文襄督兩江袁爲屬員黃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爲文可乎先生請命題黃厲聲曰江賦請限字曰一萬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研墨濡豪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不過實也按此隨園軼事人所不知江賦亦不傳

詠息夫人詩

國朝徐承烈燕居瑣語云明末一巨公與泰州鄧孝威

漢儀善明亡孝威諷其殉節不從入　本朝仍爲顯宦後孝威游楚歸巨公索閱近作中有題息夫人廟一首云楚宮慵掃黛眉新祇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巨公愀然廢卷而起入內遽患心痛卒蓋愧心一萌神氣飄忽四散也按千古艱難二句至今人人能誦之然莫知作者姓名且亦不知有此一事

茶香室三鈔卷十六

德清俞樾

句曲山秦篆

梁陶宏景眞誥云良常北垂洞宮口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埳處李斯刻書璧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按此則李斯之篆天下頗多矣惜無人掘而出之

傳授筆法人名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云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

女文姬文姬傳鍾繇鍾繇傳衛夫人衛夫人傳王羲之王羲之傳王獻之王獻之傳外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王僧虔傳蕭子雲蕭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眞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按蔡邕以下止二十二人疑有闕誤

王羲之學書於司馬子徽

唐道士徐靈府天台山記云自天台觀北路上桐柏觀一十二里觀即唐睿宗景龍二年為白雲先生所置先生乃司馬天師也名子徽字義禎河內溫人事載在碑

中先生初入花頂峯遇王羲之入山學業先生過筆法付羲之子欲學書好聽吾語夫受筆法與俗不同莫誇端整但取堅強觔力若成自然端整東邊石室子莫須過盡是異獸精靈也西邊石室甚是精閑案硯俱全詩書並足松花仙果可給朝餐石茗香泉堪充暮飲羲之既蒙處分豈敢有違日就月將便經年載羲之第一年學書似蛇驚春蟄魚躍寒泉筆下龍飛行閒蝶舞雖未殊妙早已驚羣至第二年學書似鶴度春林雲飛玉潤觔骨相連如垂金鎖至第三年遂書得數紙來先生再拜展於案上一見凜然作色高聲責羲之曰子之書法

全未有功觔骨俱少氣力全無作此書格豈成文字但且學書有命即至仙堂無事不勞相訪羲之唱諾即歸書堂又得三年功書成矣先生乃讚羲之曰念汝書跡異世不同淡處不淡濃處不濃得之者罕有見之者難逢進一字千金重賞獻一字萬戶封侯二字疑誤倒再讚曰衆木中松羣山中峯虛鶴中冲五岳中嵩吾令歸俗汝向九霄紅汝歸於世界如鶴出籠別後有心相顧時時遥望白雲中按此一段言王羲之學書於司馬子微事甚詳他書未載也

又按舊唐書隱逸傳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

徧游名山止於天台當即此人然與此文名字有異且唐代之人豈嘗爲逸少之師乎事未足據姑備異聞承禎本傳稱頗善篆隸書元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然則司馬子微自有書名道家附會謂逸少嘗師事之誇誕甚矣

天台記又云自歇亭北上廿里上華頂峯其上造天尊堂堂東一十步有甘泉先生住經二十八載頻奉敕詔多不就開元十一年元宗皇帝追入內先生辭歸帝以天台幽遠難於迎請遂於王屋山選形勝特置陽臺觀居之按此正合司馬子微事實乃以爲別一人何也

宋鄭杓衍極云王羲之言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及張芝正書草書廿餘年竹葉樹皮山石之上及版木等不可知數至於素紙牋縠藤紫反復書之盡心精作得意轉深則右軍入山學書固有此事

王右軍少作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梁虞龢論書表云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

又載陶隱居啟云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者

王羲之石本蘭亭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彌通好持國書干蜀因獻僞皇太子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羲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僞翰林待詔米道鄰侍書於太子泊聖朝伐蜀其書帖盡歸米道鄰私家至乾德中有鬻彩箋王七郎名文昌與道鄰世舊道鄰因與文昌石本蘭亭即吳使高彌獻太子者

謹案　四庫全書提要云其說爲自古錄金石者所未聞案賓退錄引蔡條之言曰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其說殆卽因此事而附會

又云元豐末有人自兩浙得蘭亭眞本與織女支機石齋往京師至太康縣尉裕陵上賓不果進質錢民家不知存沒按此則僞作無疑矣

又云唐趙璘下第於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又城都嚴眞觀有一石俗呼織女支機石按浙中所進支機石當亦此類乃并博望仙槎亦有僞作奇矣

蘭亭無眞本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眞蹟惟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而鐫之以爲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瓚耳後温韜盜發其石已碎

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爲錢唐主簿在中就其家見之未後獨一海字竹嬾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闕處有斜書修字數箇蓋歐陽公再拓本

又云世又以爲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巳爲祕寶江都隨行久付烈焰蕭翼計賺之說傳奇幻語烏足深信

按如此說則蘭亭無眞本矣自來言蘭亭者豈皆夢夢邪　四庫全書提要謂李日華考證疏舛殆未必足據

隸書蘭亭

明張岱瑯嬛文集有王文聚隸書蘭亭跋云余友王文聚爲右軍四十二代孫楷法既精復長漢隸乃以蔡中郎石經筆法爲蘭亭開一生面銀鉤鐵畫古勁無比

虞世南書攀龍附鳳四字

國朝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攀龍附鳳四大字在今西安貢院爲虞世南書腕力千鈞係明時所翻原刻四川中江巖上訪之未得

李太白書壯觀二字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滕陽驛廳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高五六尺刻壯觀二字偶摩挲細察之有太白二

字蓋青蓮筆也太白與孔巢父等六人偕隱徂徠山正在滕境此必徂徠物而後人徙至此轉展玩之謫仙軒渠歷落之概盡見按余於續鈔十五已載李太白書一則今又得此

宋鄭杓衍極云大歷初霸上人耕地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科斗孝經凡二十二章初傳李白白授陽冰盡通其法然則李太白乃陽冰之師矣

慈聖曹太后飛白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

壽宮寶

趙松雪自書家用簿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姚士麟叔祥言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簿運筆精妙凡養蠶種桑等事與今不殊惟用麪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耳

雪蓑道人大壽字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雪蓑道人不知何許人遨遊吾淄能寫大字徑丈小亦徑二三尺青州衡王誕日道人於南山磨崖書大壽字刻成橫畫閒可臥一人至今如故不知其何以書也大字石刻余多見之傳爲萬

歷時人或以爲仙按此壽字不知今在否如能摹搨一

紙亦偉觀也

白麟僞蹟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成宏閒有士人白麟專以伉

壯之筆恣爲蘇米黃三家僞蹟人以其自縱自由無規

擬之態遂信爲眞蘇公醉翁亭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

石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爲也余謂此公所書能與蘇

米亂眞則亦一書家也乃不自以書名而以贋鼎欺人

何哉

不作草字眞字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眞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可見其志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解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按人知有唐肅豫之未嘗草書而不知宋時又有張文孝也

王荆公作字說不識字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王荆公晩喜說字客曰覇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覇

從雨不從西也公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
論如此

元包經奇字

後周衞元嵩元包經云坤㐬丼莫默傳曰㐬者春之熙
丼者夏之茂莫者秋之落默者冬之潛㐬音恍丼音莽

按元包經多奇字附錄數語於後

晉埜丼丼㬋昕昕覞于醜冏于垠傳曰埜丼丼地之廣
也㬋昕昕日之明也覞于醜觀夫衆也冏于垠照夫遠
也埜音野丼音莽㬋音杲覞音耀冏音舉永切

大有𤋮宀宀彡𩖉𩖉明鑿于㝉晶灼于天傳曰𤋮宀宀

宇之覆也彡𩕲𩕲文之明也昍鎣于頁目之覽也晶灼

于天日之耀也亼音綿彡音衫昍音懼頁音頡

謙牲庡于岵稚牧于姥傳曰牲庡于岵眾隱於山也稚

牧于姥子育乎母也牲音莘庡音扆

潁飍盪淼汖飊旋瀾漪傳曰飍盪淼汖風之行水之深

也飆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飍香幽切汖音彌

隨男有嫡女有嫡傳曰男有嫡入而歸婦也女有嫡出

而從夫也嫡音適

眞誥異字

梁陶宏景眞誥協昌期第二篇云人臥室宇當令潔盛

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注云盛字是淨義中國本無淨字故作盛也諸經中通如此

又甄命授第三篇云其夕長史亦得學注云此學字也眞書多如此按此類當是道經中之俗字

又稽神樞第一篇云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注云古鼎字

惡字

梁陶宏景眞誥云長史作惡字皆西下心其義與西下心亦同但謂西方金烈之心剛惡也按此則知俗書惡字作悪亦出道家

冄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冄女孝反冄猥也經文作鬧俗字也按說文無鬧字據此則當作冄字然不知於聲義何居也

孫氏星衍曰此冄字或卽說文丙字讀如三年導服之導導鬧聲相近此說甚塙

卍字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二一如卍字髮四字注云卍是吉祥勝德之相梵名阿悉底迦此云有樂言髮右旋而生似卍字狀故言如按卍竟不知何字

又按寶悉底迦四字下注云佛胷臆之相號悉底迦具足而言名濊佉阿悉底迦濊佉此云樂也阿悉底迦者有也謂有此相必有安樂故名有樂此寶形似彼臆相故取其號名之然則佛胷亦有臆字矣

陜陝相亂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荆門之上有硤州在唐改爲峽山印文則爲陜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陜州從阜從夾（原注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原注從兩人）偏旁不同本不相亂當時朝議是發而卒從洵直

之言易印恭謂大吏操柄者皆伏獵侍郎也

按湖北之陝州從夾當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夾當從兩入原注似互誤

又按夾字從大有所持亦不得謂之從二入

不識犓字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葉温叟提舉陝西保甲忽有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敎保甲精犓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敎保甲委是精犓奏至神宗笑曰葉温叟將謂犓字是精確也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竈二字坊本誤刻茶甌集韵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按茶甌對酒鼇初以爲蒲留仙戲語乃眞有此邪然此韵不知何韵也

門字無句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馬氏日鈔云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句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句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句脚我朝南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等額皆朱孔易所書門字俱無句脚

大篆字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皇弟嘉王尤精篆籀有盡六幅縑止書一字者筆力神俊可謂驚絕

宣和書譜云皇叔益端獻王英宗第四子也嘗效唐元度致英作篆籀十八體又復出衆體之外作八體學者多宗之嘗盡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非積學不能至此今御府所藏篆書一二十六體篆按益端獻王名顥嘉王其初封也

百體書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梁庾元威論書云齊末王融圖

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而鳳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余經爲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朱墨衆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已

按其所列百體不足一百恐有闕誤其名有日書月書風書雲書星書又有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十二時書又有天竺書想即梵字也又有一筆篆一筆隸不知如何明人趙凡夫草篆或即從一筆篆而來邪

又云其外復有到書反左書反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清閑法然則字體到順反正固可不拘邪

書家不擇筆墨

宣和書譜云鄭侣喜用禿筆嘗聞漢蕭何用禿筆書爲時所重王僧虔用之而風韵不減是亦其得之於心者又云裴行儉每自許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

羑體書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記云禪月大師貫休有詩集行於

世兼善書謂之姜體以其俗姓姜也按姜體書余已載於續鈔十五謂明姜太僕立綱也今乃知貫休之書亦謂之姜體故又記之然與彼所謂姜體固不同也

筆雲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華嚴吞海集如來十身相海品云如來國度身有大人相名筆雲用羊兔毛爲體常放黑摩尼光明令諸衆生書寫善事余深諦之悟知世閒種種建立咸仗佛威光出見不獨史皇亥仲具有神變即若鍾索二王虞褚顏柳無非從黑牟尼光中證果者誰云翰墨爲小技哉

又云佛談般若即是人心靈智云其體無外而其用廣狹隨時如登高崗俯察百里形勢則此智彌漫百里及穿針時則束注鍼孔中寫字時卽於筆尖上透露作無量神變余喜其語可爲臨池家三昧也

淨本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仙傳拾遺云大歷中西川節度使崔甯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見所奏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憂惶不已張植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本置香煙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時封

題印署如故按此知唐人以寫定之本謂之淨本今人則以眞草對言矣

翦字

國朝吳仰賢小匏庵詩話云楊誠齋詩集中有贈翦字道人詩序云道人取義山經年別遠公詩用靑紙翦字作米元章字體逼眞此技至今流傳用泥金紙翦成兼及花草翎毛粘於黑色油紙扇儼如揮寫而成知其所由來遠矣周密志雅堂襍鈔云舊都天街有翦諸色花樣者極精妙又中原有余承之者每翦諸家書字皆專門其後有少年能於衣袖中翦字及花朵之類更精工

又考嚴州建德縣志林文耀字絅齋幼卽工書中年失明乃翦紙爲字勢飛動若龍蛇點畫不差毫髮室人裝潢成軸易薪米以自給人稱之曰林翦

印文陰陽之別

國朝桂馥續三十五舉引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謂之牡謂之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理也惟印章則以凹陷者爲陽文凸起者爲陰文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此瞽說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者其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

起處其印文反凹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葢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爲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矣按今人并不知有虛實之說竟以凸者爲陽凹者爲陰從所刻而言之矣

又云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爲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之所謂璽書大率可想秦漢封禪則書以玉冊封以紫泥印以玉璽

畫說文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敘諸家文字有畫說文亡撰人名氏按今人但知有小學家之說文不知有畫家之說文也

孔子遺履圖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孔子遺履圖一卷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陳眉公亦寫一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於陵子黔婁夫婦圖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魏少帝曹髦字士彥有二疏圖

盜跖圖於陵子黔婁夫婦圖

神佛中畫帝后像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武宗元字總之嘗於雒都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閒赤明陽和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趙氏以火德王天下故眞宗祀汾陰還經雒都觀聖容曰此眞先帝也焚香再拜竚立久之

又云景祐中有畫僧於市中見舊功德一幅乃慈氏菩薩像左邊一人執手爐裹幞頭衣中央服右邊一婦人捧花盤頂翠鳳寶冠衣珠珞泥金廣袖遂以半千售之持獻入內閤都知一見驚曰執香爐者實章聖御像也

捧花盤者章憲明肅皇太后眞容也此高文進所畫舊是章憲閣中別置佛堂供養章憲歸天不意流落至此郎日進於澄神殿仁廟對之瞻慕慽容移刻方罷命藏之御府

宋畫院魁選

宋鄧椿畫繼云戰德淳本畫院人因試蝴蝶夢中家萬里畫蘇武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遂魁拔此事人都知之然其爲戰君事則罕知也戰亦僻姓廣韵三十三線戰恐也又姓

又云試題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

繫空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篷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臥於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爲非無舟人止無行人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按此意甚高惜不知所謂魁者何人

畫嵇阮不點睛

太平御覽七百二引梁沈約俗說云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睛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按今人止知畫龍點睛飛去事不知有此

自寫眞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盍國

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髯者乃恕先自寫眞也

王荆公畫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桂林楊叅知冷然先生出一畫見示標曰天香深處筆極謹細草堂前列植桂與奇石相間委係奇作石邊有細書王安石作四字然諦詳安字下石字乃模糊而以筆潤補者意其爲王安道履所寫耶安道作華山十二圖余曾見其靑柯坪一幅正類此荆公平生作字草草豈能耐意爲此

清明上河圖第二本

明王象晉翦桐載筆云少保岷峽張公諡襄憲四川銅

梁入宦浙時一同年相得甚驩公偶談及淸明上河圖
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覩同年有臨本甚佳葢世所傳
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卻之同年必欲公受不得已受
之及歸田慮後人以此賈禍因手書垂戒凡宦吾土及
達官貴人有求者卽與之勿吝公歿後某公官蜀一日
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令詣公宅公之第三子號
蔡蒙忿公遺屬向諸姪覓之微聞在某房中譬以禍福
再三始獲令無暇返署就公宅印鈐并原金馳使報命
某公大喜加幣並原金往蔡蒙堅不受令置盛筵延公
之子若孫盡醉而罷按明代太倉王氏以淸明上河圖

賈禍人皆知之不謂尚有此第二本亦能爲禍福如此可異也

清明易簡圖

國朝沈初西淸筆記云張擇端清明易簡圖沈歸愚宗伯以爲卽嚴分宜所購之本然此本書畫譜中所載是淸明上河圖非淸明易簡圖也易簡二字亦費解卷中人物舟車廬舍似較上河圖他本爲稍簡耳按此卽易簡命名之意疑上河圖成又删節爲此本也

朋甲圖

宋董逌廣川畫跋云孫祖仁出古圖相示人物衣冠作

唐人服爲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一隊是若相嘲謔指呼紛紜衆客不諭祖仁曰此舊無名惟呼指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以朋甲相爲敵者至有東西甲東呼西范范爲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遇葦蜀甲注己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思此邪按遇韋蜀甲等語未詳疑有誤字

青林高會圖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青林高會圖爲貴存吾手筆會者七人爲張伯起王伯穀趙凡夫董思白陳眉公嚴

天池蓮池大師蕃存吾仰慕七人乃合繪其像於一卷而卽請思翁題署者也七人各有詩皆手書惟蓮公獨缺後有某公題跋謂當精於揀擇勿濫入恐爲蓮公笑蓋有所指或曰指凡夫以凡夫所著說文長箋爲某公所深非也

三星圖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有三星圖歌壽致仕馬太守歌有云福星雍容豐且都祿星高冠盛華裾壽星古貌長骨顱然則三星之說明已有之且見於名人之集也

宋畫不必用筆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米南宮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寫在絹上今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氏父子不如此

挐畫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鈕玉樵云有王秋山者工爲挐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于紙上用指甲及細針挐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挐當作巩音築字書以手挐物也按此技今未聞挐字之義亦未詳說文巩部巩褭也從巩工聲或體作挐其字從工聲不當

音築虞韵上聲二腫居悚切有孳字訓抱持漁洋所說
音義似皆非是

拳救村梅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楊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
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斑蘚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
之大得其趣聞以進之道君道君曰村梅耳因自署奉
敕村梅更作疏枝冷蘂清意逼人而道君北轅不及見
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壁間蜂蝶集其上始驚怪求
補之而補之已物故按逃禪老人亦有村梅之目世間
豈有定評歟與準敕惡詩正堪作對

圖畫失眞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閻立本圖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愼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爲名蹤亦丹青之病原注云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囘垂網也按此知畫家必窮盡物理又必審乎古今之制此畫之所以爲難而近代遂專以寫意爲高也

婢作夫人

宣和畫譜云趙裔高文進輩於道釋亦藉藉知名然裔學朱繇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眞按人知羊欣

學王獻之有婢作夫人之誚不知畫家亦有之也

驚燕想飛

國朝章大來何陽集襍錄云畫上璠帶左名驚燕右名想飛余聞之倘定不知出何處按驚燕之名人所知也想飛之名則知者𢖍

日本國畫

宣和畫譜云日本國古倭奴國也自以近日所出故改之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小景設色甚重多用金碧考其眞未必有此第欲綵繪粲然以取觀美也然因以見殊方異域人物風俗今御府所藏三海山

風景圖一　風俗圖二

茶香室三鈔卷十七

德清俞樾

秦穆公時掘得佛像

宋董逌廣川畫跋云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劫迦葉佛遺像按此說不知出何書當考

金剛力士見緯書

初學記引河圖龍文云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按此則金剛之名緯書已有之不始於佛氏

白衣觀音居長白山

宋洪皓松漠紀聞續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

觀世音眞像

國朝裒象坤觀世音菩薩考畧云據普陀山志所載康熙二十八年　南巡菩薩見漁婦身操舟過　御前並有問答之辭因此發帑修建普濟法雨二寺又載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定海鎭藍總戎偕僚屬謁梵音洞見菩薩見身大眉赤面富有鬚髯其衣則闊領方袍迥非畫史所繪原注云乾隆二十一年　御書大悲心陀

羅尼照宋人寫本每句之下畫佛菩薩形像第三十句陀羅陀羅下畫觀世音見大丈夫身狀貌類此

天竺觀音像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杭州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年僧道翊得奇木以刻也宋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從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鄉建寺奉之成化丁酉僧德顯修之得石土中金大定十七年刻載天會七年梁王徙像甚悉今寺所奉乃又非晉像豈天興初曾顛沛于兵抑至正末復崎嶇而北也至今遊杭天竺者僧仍指大士曰晉像不知徙此已四百

八十二年矣
按此則晉像存亡已不可知矣㬌物畧又載稽山會館
唐大士像云觀音銅身三尺下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
遲敬德監造舊供宣武門外晉陽庵庵廢移像受水塘
建古佛庵供之庵又廢移稽山會館按稽山會館卽今
浙紹鄉祠也光緒十一年李蒓客慈銘改爲越中先賢
祠而此銅像猶在然京城古蹟考云並無尉遲監造字
則亦疑非故物矣
　柏木中有觀音像
國朝劉獻廷廣陽襍記云徐芳懸榻篇云辛丑夏如皋

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崖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正陽門觀音廟

國朝劉獻廷廣陽襍記云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畧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

卧觀音

宋鄧椿畫繼云龍眠居士李公麟嘗作長帶觀音其紳

甚長過一身有半又爲呂吉甫作石上卧觀音蓋前此所未見者

嗔彌勒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因觀唐畫嗔彌勒客曰凡人多笑者藴怒必深宜有此轉變也竹嬾曰不然彌勒居恆以笑臉陪人及其下生出世擔荷正法見此世眄種種可憾安得不嗔嗔與笑總是菩薩應機酬物畫者深達此趣按此則知古畫彌勒有作嗔像者

慈心仙人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廣異記云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

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廻䑵就泊見精舍瑠璃爲瓦瑇瑁爲牆既入房廊寂不見人惟有胡㹄子二十餘枚器物悉是黄金又有金城一所碎金成堆不可勝數忽見婦人從金城出可長六尺謂賊曰汝何得至此向見㹄子汝謂狗乎非也是龍耳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處按此或即今普陀山慈心仙人疑是觀音菩薩也

善財童子

宣和畫譜云朱繇唐末長安人國朝武宗元嘗在雒見其所畫壁云文殊隊中舊有善財童子酷愛其筆法玩

之月餘不忍去今遂失其童子所在信其畫亦神矣按今人於觀音菩薩旁塑善財童子像不知古人亦畫於文殊隊中也

摩納婆

華嚴經音義卷二云摩納婆亦曰摩那婆此曰年少者或謂儒童也

窑變羅漢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常熟窑變羅漢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跣足趺坐頂上骨縫隱然兩齒出脣外長安慈仁寺窑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按慈仁寺

觀音有　高宗御製詩士大夫入都莫不瞻禮讚
歎此窑變羅漢則人鮮知者未知今尚在否

佛姓裘曇

晉支遁集釋迦文佛像讚云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
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按今
人知佛姓瞿曇不知其姓裘曇瞿與裘一聲之轉

佛圖澄姓濕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邢州內丘縣西古中邱城寺有
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碑云大和上佛圖澄願者
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

里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爲濕亦異聞也按余於續鈔十七據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佛圖澄姓溫然彼所據亦郎封氏所記也豈封氏本有異同邪抑余所見能改齋漫錄有傳刻之誤也因訂正於此

無量壽佛

明鄺露赤雅云無量壽佛姓周名全眞號寂照大師彬州人作二十八觀從日月觀而入初游吳越繼游羅浮最後得湘山箭布臺因住持焉自唐元和至咸通示寂計一百三十有二歲竺典謚法以慧而覺者曰熾盛光佛以文而覺者曰無量壽佛師由日月觀門入三摩地

所謂以文而覺也今問之講師皆以壽對如以壽則實

掌和尙長爪比邱當擅此名矣末學之陋不獨在儒門

也按無量壽佛世但知以壽言耳不知有此說然則佛

經所謂壽者相恐亦此義故與衆生相對舉衆生謂愚

蠢之人也佛家所言壽者卽儒者所言君子佛家所謂

衆生卽儒者所謂野人

眞上人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唐天寶間有眞上人者至杜

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題其寺曰淸羸已近百年

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惟師曾是太平

人元祐閒東坡與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繄此百年之故老留爲四世之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味按眞上人事甚佳知之者少故表出之

李太白識僧伽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李太白僧伽歌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人罕遇眞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太白亦異哉按此別一僧伽

唐大中年僧

國朝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明宏治中京口人錢寶游齊

嘗聞遇一老僧能臥大雪中雪爲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

按紀文達公灤陽消夏錄云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解囊出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竟莫測其眞僞嘗舉以戒昀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爲此等事所累卽眞仙眞佛吾甯交臂失之此論甚正

虞祺爲更生佛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

諸生中初不知佛書也每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
道其至一也吾知此而已當毒賦贓歛馬牛其人之日
一漕夔再漕潼川民獨宴然倚以朝夕閒闔微疾凭几
不言忽顧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男子允文旁立
泣下又笑曰人而爲佛何不可哉卽之已逝矣明年陵
州民鮮述者病死一晝夜再生具言初爲黃衣逮去遇
故里中少年曹生曰鄉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當爲
更生佛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
吏問述故爲善狀述訴力貧但一至瓦屋山見辟支佛
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赦述過吾家廣置更生道場誦

數更生佛名字勿怠諳定白毫光自玉身起直太觀闕黃金書榜大慈大悲更生如來迷洒然而寤明當虞君練祭云按更生佛事余已記於續鈔卷十七今得其詳且知卽虞允文之父也故更記之

何立捕道月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金山志云岳武穆班師過金山寺禪師道月勸之勿赴闕武穆不聽道月遺以詩云風波亭下水滔滔千萬堅心把舵牢云云武穆至臨安繫大理獄有亭扁曰風波始悔不從其言武穆卒檜聞前言遣卒何立捕道月道月集衆說法何立伺之道月忽

說偈曰吾年四十九是非日日有不爲自家身只爲多
開口何立從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幾乎落人
手言訖端坐而化按何立捕風僧其事本子虛烏有余
已具說於叢鈔卷十四何蕢衣條今讀此則知何立又
有捕道月之說京口北固山有宋吳琚題榜曰天下第
一江山然則東南第一山行者或卽道月乎

知慧菩薩

國朝王士正隴蜀餘聞云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
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柏葉成化
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樓跏趺而化今肉身

在焉又裴氏女者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趺坐食栢葉天啟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刹葬之屢見五色光云

端獅子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從之所至人皆樂施

按此事極可喜宜公謹之與楊凝式東游廣愛寺西游石壁寺並稱也檢西湖志方外傳不載其名宜補入

傅大士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凡寺中有輪藏者必供一傅大

士問之僧衆皆妄言無稽讕言長語載一詩云袈裟新補片雲寒足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捏沙終是不成團蓋譏之也俗云道冠儒履釋袈裟正此按傅大士未知何人當考

妙諦

國朝徐承烈聽雨軒贅紀云明嘉靖倭冠沿海而入嘉興被禍尤酷嘗掠資財婦女貯之三塔灣僧寺中而率衆往攻桐鄉婦女數百人日夜悲泣寺僧妙諦遂以酒醉守者開門放之令各取金帛逃去僧衆皆勸同逃妙諦曰吾若一走追者立至矣因獨留守者醒妙諦言適

見韋馱以寶杵擊門開導之使去吾不敢追也守者聞而懼且正病酒不能行遂縛妙諦以俟未幾倭歸重笞守者而縛妙諦於寺東石坊柱上叢矢射之甃堆薪焚之倭寇平受其恩者拾燼餘之骨葬於寺後而血痕入石至今宛然陰雨尤著顯按石柱僧跡人所共見而其名爲妙諦則能言之者罕矣又其事在嘉靖閒世或以爲是　國初事亦非也

諦輝

國朝劉健庭聞錄云孫旭湖州人中某科武舉耿精忠反總督姚啟聖招士入閩旭應募請招某山寇寇受撫

縣有捕役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牘良
然于是執旭及盜解赴浙省旭與解役逸七日至建昌
府詣樂燦軍樂燦者耿逆之大帥也旭改姓名爲王懷
明自言聚兵爲義師不幸而敗燦及參軍周發祥信之
爲具衣冠署僞職燦敗發祥以殘卒千人歸韓大任大任
乃吳三桂之將稱揚威將軍 大任求幕客發祥以旭應一見相契遂
用事旭日說大任入閩大任遂降於閩旭以招降功議
敘以道員用給假歸里一門血屬死無子遺廬舍亦焚
毀一空旭自傷遂祝髮爲僧號諦輝住持靈隱寺雍正
三年以募化入閩死

按諦輝和尚見袁子才小說即石揆所與爭靈隱者也石揆本崇禎舉人號借巢老人沈端恪幼時曾師事之今讀此書又得諦輝出身本末故節錄之惟余所見庭聞錄乃滬上活字版印本諦輝作諦灰殆誤字也

又按同治閒所修湖州府志選舉武舉人表康熙三年丙午科孫旭字子旦歸安籍紹興人隨征福建以招安功任貴州糧儲道不言後爲僧此亦可補志乘之缺

匽剌麻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匽剌麻至京禮爲帝師按匽剌麻當卽達賴剌麻匽字乃達賴二字

之合音

元史作伽剌麻　本朝改作桑嘉依喇嘛

師姑

國朝段松苓益都金石記靑州報恩寺大聖院淸座主靈骨記云先師姑度小師二人師姐座主度小師五人按此知宋時比邱尼有師姑師姐之稱今人稱尼爲師姑本此

又後周雲門山大雲寺重修壁龕記云女弟子駱氏長女大師姑次女小師姑然則師姑之稱由來久矣

干姓比邱尼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熙甯初神宗謂王安石曰有比邱尼干姓者爲富弼言世界漸不好勿預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按此尼能使富鄭公信之其亦一大善知識乎

婆珊婆演底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四夜神婆珊婆演底注云具云婆傘多婆演底言婆傘多者此云春也婆演底主當也謂於春時此神主當守護衆生及諸苗稼也或曰婆羅婆薩那此云依止無畏謂與衆生作依止處令離怖畏按余見一書謂誦婆珊婆演底五字夜行可以無

畏是知後一說不知前一說且依止無畏當誦婆羅娑薩那五字爲合也

釋家參同契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釋家有石頭和尚參同契一卷唐希迁撰宗美注是釋家亦有參同契也

又有釋氏六帖四卷周僧義楚撰釋氏蒙求五卷宋程讜撰尼蒙求一卷道誠撰然則釋家之書襲儒書之名者亦不少矣

心經非全本

國朝裘冢坤觀世音經解義云般若心經有三譯本第

一本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名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第二本唐元奘所譯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二本南北藏俱在翔字函第三本宋施護所譯名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南藏在清字函北藏在薄字函三本皆出一本因三人所譯字句小異故分三本此經乃釋迦文佛在王舍城靈鷲山入定時觀自在菩薩爲舍利子說前有序分及舍利子問語後有佛出定讚觀自在語及大衆奉行語秦譯唐譯皆刪節不錄故世謂心經非全本宋譯首尾俱全因其晚出且字句較繁誦之者少

楞嚴經從未入西域

國朝沈初西清筆記云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忒所譯而此土重譯之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爲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
上命以滿洲字蒙古字漢字唐古忒字四體書於羊腦箋以付西土流傳余奉　敕寫漢字按此則楞嚴經非佛所著乾隆間始由中土流傳西域也

轉經樓

國朝王昶蜀徼紀聞云沿途有轉經樓其制於水石湍急處架屋屋內書經於旗插旗於輪置輪於水使水激

而轉之番人亦身佩小銅盒中貯經作輪以轉每一轉謂抵諷誦一次且可致福其愚如此按以上文考之其地蓋在四川茂州之汶川縣

又按余於續鈔十七載楊升庵外集所言轉經事蓋西域之舊俗此則以水激輪而轉之為異耳

三藏取經軼事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奘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又云奘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陁寺館於幼日那院覺賢房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按此皆三藏取經軼事世罕知者

佛生日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仲春云孔子內備經云震文動則知有佛今人以此月八日巡城魏代尤盛其七日晚所司預奏早開城門過半夜便內外俱起徧滿四郭菩薩處胎經云佛以二月八日生轉法輪降魔涅槃皆同此日過去現在因果經亦云佛以二月八日生或復由此按今人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困學紀聞引王儉棲碑周晉二莊親昭夜景之鑒而云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

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是二月五日也以是攷之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蓋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爲此說以上並王厚齋語今覩玉燭寶典則知唐以前所謂佛生日固在二月不在四月也近人箋困學紀聞者皆不知有此說

又按孟夏篇引菩薩處胎經二月八日轉法輪二月八日降魔二月八日入般涅槃又引過去現在因果經夫人往毗藍尼園二月八日日初出時見元優花舉右手攀從右脇生佛又引灌頂經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生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出家四

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得道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般涅槃又引灌佛經云如來初生得道泥洹皆四月八日者何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並生毒氣未行時節和適又引善見律云於物尸那末羅王林二月十五日入無餘涅槃然則佛生滅均無定論

又按孟夏篇引牟子說佛四月八日從母右脇生到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感若不樂遂飛而出頓於王田休於樹下入山六年四月八日遂成佛焉因二月十五日過世泥洹而去據此則佛生日出家日成佛日皆四月八日二月十五其涅槃之日與前篇又異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國朝孤山沙門釋智圓注四十二章經云隨翻經學士費長房以瑞應及普曜本行等經校讐魯史定知佛以姬周第十六主莊王十年即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八日生也龍宮海藏諸經及景德傳燈錄吳虎臣佛運統紀皆言我佛世尊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降生未知孰是然姬周以十一月爲正四月八日即今之二月八日也故荆楚歲時記云二月八日釋氏下生良有自也近代以今之四月八日爲佛之生日姑徇俗耳又引歲時襍記云諸經說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爲多宿願果報經云諸佛

世尊皆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今但南方皆用此日北人專用臘月八日近歲因圓照禪師來慧林始用此日行摩訶利頭經法自是稍稍遵
又引高僧傳摩訶利頭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爲青色水鬱金香爲赤色水邱隆香爲白色水附子香爲黃色水安息香爲黑色水以灌頂按此卽所謂摩訶利頭經法

浴佛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十二月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沙羅或好盆器坐一金銅

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楊枝洒浴排門敎化諸大寺作浴佛會按此則宋時汴京舊俗浴佛之會不以四月八日而以十二月八日也

佛肉眼見四十里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佛氏五眼一曰肉眼二曰天眼三曰慧眼四曰法眼五曰佛眼其肉眼亦徹見一踰繕那踰繕那者四十里也人眼能見四十里豈尋常事今人動稱肉眼凡夫用以相誚亦太狠藉矣

按金剛經說如來有五眼正見其自肉眼以至佛眼無所不有故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也若必侈言見四十

里之廣則仍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矣俗僧飾說大
非經旨余故錄其說而辨之

五月長齋

晉支遁集五月長齋詩有云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
按梁慧皎高僧傳遁幼時嘗與師共論謂鷄卵生用未
足爲殺師不能屈師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雛行頃
之俱滅遁乃感悟蔬食終身然則支遁始時初不蔬食
而有五月長齋之詠殆其時風俗歟

持珠誦佛

太平廣記異人門引逸史云有常樂王居士者耄年鶴

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按今人所用念佛珠亦有典故

門簮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孝惠太后誕育興獻及岐惠永靖二王聞故老云太后爲貴妃時憲皇問何處人奏曰錢唐郎命太監至杭訪問不可得復問后曰我家門簮是天長寺僧訪之便知所在盖門簮杭人家家有之如有凶喪其家到門誦經所謂應副長老是也人家歷代宗支祖先名號皆有冊開載久而不忘如其言訪之果得

按此俗杭湖之俗皆同吾家舊無譜牒世系莫考而越山寺中冊籍具在俗謂之陰冊蓋越山寺即吾家門眷也初擬就寺中檢尋必可得梗概以客居於外因循未果亂後聞付之一炬矣

宋時僧牒價

宋王栐燕翼貽謀錄云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刋印版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爲價百三十千初歲不過三四千人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爲八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

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民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六年又詔改用綾紙宣和七年以僧道逾百萬數詔住給五年南渡後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爲五百千又增爲七百千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結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矣按余於續鈔十七有宋時僧牒甚貴一條今錄此以補其未備

元史順帝紀元統二年禁私擬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始出家

日本僧牒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奇菌作糜供衆毒發死者十餘人有日本僧定心者至膺理折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

按日本國有和漢年契一書余檢之保安元年當宋宣和二年久安元年宋紹興十五年惟無治象之號而宋淳熙四年爲彼國治承元年治象豈治承之誤邪

過海和尚

唐李肇國史補云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末揚州僧鑒真始往倭國大演釋教經黑水蛇山其徒號過海和尚按此日本國通佛法之始亦即其通中華文字之始今未知彼國人尚知有鑒真否也

日本瓦屋和尚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天復年初入蜀僞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捨碧鷄坊宅為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末遷化時齒一百六十三